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二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録監生臣吴靖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卷二上

宋 朱子 撰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伊川解曰忍為是則何所不能為也

范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而已然兩之間不可毫髪僭差君臣上下非

禮不定故也陪臣而僭天子亂莫大焉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於誅矣

呂曰陪臣忍僭天子則降自天子無所不可忍爲

游曰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本塞源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也

尹曰舞於禮有數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

二陪臣而僣天子亂莫甚焉忍為是則何所不能為也孔子為政禮樂在所先季氏之罪不容於誅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伊川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僣八佾三家僣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范曰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太廟非使魯君亦得而用之也周衰魯僭竊取而用之習以為常三家僭其君故至於用天子之禮其所由來蓋有漸矣夫子力未能誅也則正言之而已

謝曰此一節聖人所傷意不在於僭禮樂特論小人無忌憚也無忌憚則不仁不知何所不至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為雍徹義也容有不知八佾數也豈有不察於汝安乎亦可謂忍

矣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如負芒刺不忍故也而季氏則忍矣推此心以往則弒父與君何所憚而不為故曰孰不可忍也豈非不仁者之所為樂之歌非取其聲取其義也義與事稱則名辨而實喻義不稱事則亦何以歌為哉三家者盍自省其亦有穆穆之容乎其亦有相予祀事之辟公乎有此則可以雍徹矣無是事而雍徹辟如猿狙衣以周公之服人不謂之周公鳴鳩傅以冲天之翼人不謂之焦明

也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儻知此理則奚肯以雍徹乎豈非不知者之所為邪

楊曰舞用八佾祭以雍徹天子之禮也而禮之於上下猶冠屨之不可易也納冠於足其可乎舞八佾於季氏之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歌於三家之堂則甚夫納冠於足也雖庸人孺子亦知其不可而季氏三家忍為之則肆為逆亂無不可忍者其為不仁甚矣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者斯之謂歟

尹曰三家之僭以雍徹祭雍之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三家之堂何有於此其無忌憚也如是故并其辭而記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伊川解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范曰仁者愛人必能自愛其身事得其序謂之有禮得其和謂之有樂惟仁者外有其序内有其和則無不憮乎吾心矣不仁之人不愛其身而由於不正則

無禮樂故曰如禮樂何若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謂之有序有和可乎八佾天子之舞也雍天子之詩也雖僭之而禮樂明甚人未如之何然則禮樂不可僭而人自僭也

呂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不仁不用禮樂則已如用之則不仁之人何所措手足乎

謝曰禮者履此者也知此則知禮矣樂者樂此者也知此則知樂矣未能造次顛沛由於是以何為此故

曰如禮何未能不憂以何為此故曰如樂何造次顛沛由於是非仁不能也則仁亦足以備禮矣不憂非仁不能也則仁亦足以敦樂矣捨表不可求影捨源不可求委則禮樂決非不仁而能也

游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禮何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廟之樂何在族黨之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彼且不順其如

族黨之樂何是其為禮也必偽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躬其為樂必淫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心

楊曰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故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不仁之人其如禮樂何

尹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皆正理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夫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矣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伊川解曰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又語録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又曰奢自文生文之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

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逺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又曰華多者少實故禮與其奢也寧儉

范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曰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足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

故為禮之本知本則能隆禮故大其問

謝曰當定哀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人之目見耳聞

朝夕從事於禮者猶不異於先王之文也所以異者

特文至而實不至耳文至而實不至斯有勉強不誠

之獘林放獨能於頹波之中習矣而察也問禮之本

豈不曰先王之意至於如是而已乎蓋不如此聖人

之於禮不求之人而求之天下稽之度數而稽之性

情又不如老莊之徒徒識其末節遂以為忠信之薄

厭棄而絶滅之故嘉其問而語其故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至理則過猶不及論品節則質為近道儉與戚去性為未遠奢與易流於情矣此洪荒之世所以猶愈於文滅質之時也晏子於禮嘗過儉矣與難於為上之大夫所得孰多曾子之執喪嘗過戚矣與朝祥而暮歌所得孰多知此則三千三百之儀其致一也

楊曰禮始諸飲食故汙樽而坏飲為簠簋籩豆罍爵

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徑情而直

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

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

而告之以此

尹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

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

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衰為實故與其易也寧戚亦

近本之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伊川解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又語録曰歎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又曰此孔子言當世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范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所貴乎君臣者有上下而禮義有所措也夷狄雖有君而無禮無義故不如諸夏之亡夫非禮無以為國有國而無禮則亡為愈若

諸夏而無禮則又夷狄之不如也

呂曰所貴於諸夏者禮義存焉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蓋有禮義以維之此夷狄所以不可棄也

謝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夷狄與中國一也至於論禮樂法度刑政之所加財賦之所出此特其俗耳中國定哀之時陪臣執國命政在大夫禮樂法度誰其尸之安在其為君臣之義也若夷狄之有君令之

必聽毆之必從其有如是乎以是度之不如夷狄之有君也

楊曰陪臣用天子禮樂無君甚矣故言夷狄不如傷之也

尹曰孔子傷時之亂曰夷狄猶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非實亡有而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范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絕於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弗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謝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祖考此其禮之文非故為等殺以別尊卑蓋有至理存焉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亦猶士庶人不敢以他人之祖禰而祭於己之宗廟也而况

祭則受福非神福也乃自福也季氏之旅於泰山不過求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福猶不自外至況以陪臣旅於泰山乎泰山雖欲福之亦安得而福之此祭祀之本意也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楊曰諸侯祭名山之在境内者則泰山魯所祭也季氏忍僭天子之禮樂矣況其國君乎旅泰山亦無足道者而孔子欲救之盖當是時政之在季氏久矣非魯之君臣所能正也故欲正其小者為之兆而已易

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於下政非已出人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吉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然祭其非所當祭則鬼神弗享矣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況泰山乎言此又以大林放之問也然不以罪冉有蓋孔子以為具臣矣故不以是望之也侯曰泰山非季氏所當祭也僭侈為甚故歎曰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

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季氏陪臣旅於泰山可謂僭矣冉有仕於季氏而不能救故孔子歎之謂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復受非禮之祭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伊川解曰射者正已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言

君子其爭乎　又語録曰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豈有爭者也故曰其爭也君子

又曰下而飲非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　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橫渠曰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又曰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

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范曰君子謙以自牧於人無所爭其於射則勇於正己故必求中強於正人故欲辭讓揖遜而升者先人後己也下而飲正己以率不正也正己以禮正人以義此君子所爭也

呂曰古之射禮勝飲不勝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爭爭於自下故揖讓而升相為讓而已下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弓說決拾皆自

貶下之義

謝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惟無所爭然後可以見君子惟射可以似君子已有善思與人同人有善若出諸已每相忘於至足之地何所事於爭乎方射之時揖遜而升揖遜而下揖遜而飲果何事於爭乎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此則所謂君子其必我得之矣故曰其爭也君子

楊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而後見蓋射者人所爭故

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乎蓋言其不爭也於射而不爭則無所爭可知矣

尹曰射者正己而已非爭也觀其揖遜而升下而飲

君子其有爭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伊川解曰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

能喻故曰起予　又語錄曰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

施素地而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

范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外有其容內有其質也素

為之質譬則德也絢為之采譬則容也繪事後素者

采為素之後也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質為之

先禮為之後凡學禮者必先誠信而後可也夫子之

美卜商以其知所先後可與入德矣君子有本有文

有實有華則可謂備矣

謝曰倩盼容也素質也絢飾也容可以為飾必曰素以為絢兮則碩人之容其必有本矣故繪畫之事如之君子之於禮亦何以異此有不忠不信之人而欲以禹行舜趨為禮亦悮矣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聖人於目見耳聞無非妙道而況論學之際必有感於理而深發於性情者若以子夏禮後之問謂聖人之知所未及足以起予則非也子夏之為詩與子貢之告往知來之意則一然賜也因論學而知詩

商也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矣

楊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夫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也非得之於意言之表者能之乎商賜皆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亦固而已矣然繪事後素自子夏發之故有起予之言亦教學相長之義也

尹曰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喻

故曰起予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伊川解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

不足藉也故夫子不能成之

横渠曰無證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

證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

言

范曰夏商之禮孔子嘗學之矣杞宋聖人之後而文獻不足以成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無其人雖聖人無與成之夫以禹湯之典法孔子豈不欲用之哉求之杞宋不可得矣此所以從周也然則周有其人乎曰周之禮也近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非若夏商之遠故也

呂曰徵考據也二代之禮以孔子之學亦止能言其

制作之意爾若求實跡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

楊曰三代之禮相因不能相無也故周之文監乎二代而已古之王者必立二王之後非徒興滅繼絕而已盖使之承統先王修其禮物庶乎後世有考焉則文獻足徵矣周衰杞宋之君不能踐修厥猶則文獻皆不足也孔子雖能言之而不能徵之矣無徵不信

不信民不從則禮其可興乎

尹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故夫子不能正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呂曰荀卿言喪之未小斂也大昏之未發齊也祭祀之未納尸也正與此意合禮既灌然後迎牲迎尸則未灌之前其誠意交於神明者至矣既灌而後特人事耳故有不必觀也

謝曰自夏禮吾能言之至吾不欲觀之此孔子論三代之禮蓋夏之禮在杞商之禮在宋周之禮在魯聖人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聖人考諸三王而不謬於其禮何所疑然而無徵則不信不信則民弗從也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前世之禮則文獻不足魯之禮則既灌而往吾不欲

觀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意與此同

蓋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若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尚臭

故灌以圭璋用玉器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然則灌

者其祭之始乎既灌而往不欲觀則一祭之間舉可

知矣魯之郊禘如此則周之禮又可見矣

楊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已故祭有

三事而獻之屬莫重於灌以精意尤在於是故也灌

而有不至則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以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伊川觧曰禘者祭之始也自灌以往皆不欲觀葢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是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致治如示諸掌也其曰不知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甚而言爾　又語録曰禘自既灌而往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説則於天下知其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又曰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葢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　又曰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葢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指郊禘之義以發之　又曰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始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

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盖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范曰魯逆祭宗廟亂禮之大者也故不欲觀之不以告人而曰不知者諱國惡也茍知其説而正之則由此以正天下之事如指掌而已孔子於魯先簿正祭器祭器且正之而况於昭穆乎正昭穆以正父子君臣則人倫明而王道從此始矣聖人先正其本後治

其末也

呂曰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其所以尊祖之意莫重乎此人本乎祖天下之本皆從此出雖聖人亦未易言之故曰不知也不知者不可盡知也

謝曰此皆因論禘而立文禘嘗之義大矣其昭穆之序籩豆簠簋之列非唯孔子知之或人亦知之也其問於夫子者蓋求所謂交鬼神之道交鬼神之道豈止禘而已郊社之義從可知也鬼神之情狀聖人以

為知不可也以為不知亦不可也謂之不知其猶孟子養浩然之氣而曰難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告之以交鬼神之道也知其說則知鬼神之情狀矣知鬼神之情狀則能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故曰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游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

同德惟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孝子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故或問禘之說孔子答曰不知也其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又以明其不可不知也是禮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說亦當如此古人之所謂通乎一萬事畢也論語特因或人之問而發之故止及

禘之說耳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文王純德之容而曾孫篤之所以致太平也若言禘大禮其義衆恐非其質也恐與中庸意異

楊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道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聞也故告之以不知而已其爲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賾存焉知其

說者其於天下乎何有

尹曰魯用天子禮樂葢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則魯之郊禘非禮也可知是以自始及末皆不欲觀之知其說則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伊川曰祭如在祖宗也祭神如神在祭在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獺鷹皆有祭皆

是天性豈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

范曰祭如在者祭先也神非其鬼孅於不同故曰如在皆不可欺也君子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慎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者誠為實禮為虛也

謝曰祭如在謂無一作為尸者言祭神如神在謂見其

所祭者而言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聖人於賻贈之禮猶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況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楊曰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夫齋必見其所祭者皆曰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以是故也

尹曰事死如事生事神亦然吾不與祭如不祭誠有所不至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伊川解曰奥喻貴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故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又語録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何為媚奥何為媚竈　又曰奥尊者所居

喻富貴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范曰奥者室神之主祭之尊者也庶士庶人或立戸或立竈祭之小者也媚於竈者小以至大也夫人一不正其心則獲罪於天雖禱於神無益也何媚竈可以致其福乎

吕曰室西南隅謂之奥尊者所居也竈主飲食家之所有事也故以奥况人君竈况執事當孔子之時天下之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子

云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孔子以為有命自天若無義無命是所謂獲罪於天也

謝曰知獲罪於天為無所禱則知獲罪於人無所媚矣王孫賈之意不過使孔子媚已耳在聖人之意則曰我寧媚於奥直求福於天也其言則遜而不逼止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使王孫賈知此意則不為無補使王孫賈不知此意則非以取禍

楊曰媚竈非理也逆天而動則得罪於天矣天者理

之所自出也得罪於天尚安所禱乎王孫賈欲孔子之媚已也而以斯言問之故子告之如此使知君子之所為有義有命也

尹曰王孫賈欲夫子媚於已夫子知其意故抑之曰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范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事之多少不同夏商如是而足矣而周之禮則其文大備時使之然

也聖人不能先時亦不能違時故記曰禮時為大夫子從周禮者以時措之宜也

謝曰禮之文出於與時宜之燔黍捭豚與以燔以炙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汙樽抔飲與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蕢桴土鼓與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文質雖不同然有自來矣故周監於二代其文為備也聖人有其德無其位特學之而已於時王之禮不敢不從也故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使孔子有其位而制作禮樂蓋將考三代之禮而損益焉如秉殷之輅豈必從周也如以作俑者為不仁為芻靈者為善豈必從周也蓋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也

楊曰周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其文備矣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夫周立夏商之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因時制宜有可考者然後能

聖人復起無以易此也

侯曰周之禮樂比二代為備都都乎文哉言其盛也

吾從周不敢反古之道也其損益固嘗告顏淵矣

尹曰三代之禮文至周大備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伊川曰雖知亦問欽慎之至也

范曰國以宗廟為本所以教民孝也鬼神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聖人尤盡其敬焉故入太廟每事問慎重之至則是禮也

呂曰禮雖有經不能無變所以問者慮有所變不可不知問而知之然後可以議禮之得失禮所當問非獨慎也

謝曰孔子考三代之禮議時王之得失於䄍則胃然而歎禘則不欲觀其於禮亦自任矣豈其入太廟而疑之也蓋雖從大夫之後於禮之闕失有不得而正

欲有謀焉其將誰可於入太廟姑與祝史語之也每事問祝史有知其失者其能無動乎使其無所知其能無疑乎由此將以問而辯之或以告而改之兾有補也或人豈知我者子寧與之辯哉曰是禮也其意猶曰慎之至也

楊曰每事問敬其事也夫是之謂禮盖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有不與知焉者不知為不知是乃所以為知也

侯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也禮之得失聖人亦欲知之故每事問

尹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慎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是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明道曰射求正諸己主於容體不專以中為善也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此古之道也

伊川解曰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功也功力非

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又語録曰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别邪正辨威儀云云

横渠曰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范曰射求正諸已故以觀德不必以主皮為善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也若專取於中而無其德行則是

尚力而已君子不貴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若王良之御爲之範者不主皮之謂也爲之詭遇者爲力之類也

謝曰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射而貫革主皮也射而不貫革不主皮也雖不主皮然無害於中則比於禮樂亦可見矣主皮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也

楊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故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

尹曰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功也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范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存其名而實不去覩其物而禮不廢者告朔之餼羊是也子貢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是養其小體而亡其大體也

故夫子誨之使知禮之為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謝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為羊存則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禹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湯之禮未亡故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天下乎是以愛之然而惜乎其終廢也三代之後雖有志之士以興斯道為己任者終不可得以其文不足故

也

楊曰告朔諸侯所以禀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自文公始故子貢欲去其餼羊也夫餼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也雖無禀命之實不猶愈於其已乎餼羊去則禮隨而亡矣孔子所以愛其禮也

侯曰羊存則禮存羊亡則禮亡禮之存亡固不在羊亦其物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羊存則後之習禮者舉之易故也

尹曰禮廢矣羊存猶得以識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伊川觧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又語録曰事君盡禮在它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聖人道洪故止曰人以為諂或問孔子盡禮人以為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盡禮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為盡也故以譏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為諂也孔子曰人以為諂而已聖人之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范曰事君不盡禮者君有過必不犯是以常為諂也事君盡禮者君有過必犯是以不為諂也

謝曰觀鄉黨之所記與拜下之語可以見夫子之盡禮於君也魯衛之君以德則事我者也亦何可當斯禮然聖人所以必盡禮者以其畏天命畏大人故也自其不知天命不畏大人者觀之宜以為諂矣聖人且以我為有義不可也且以人為無義不可也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云者其言非怨非怒直以待知者

知此道也不期於自明也孟子人嘗以為不敬齊王矣其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道則直矣與夫子所謂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其立言則異聖賢之分固如此　又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見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

不待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别孟子説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如拜下之類則拜上者寧不以為諂乎

尹曰歎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范曰聖人之言出於天理而未嘗以私意鑿也若天

地之於萬物大者與之大小者與之小此賢人所以不及也

吕曰使臣不患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無禮患忠之不足

謝曰不能使臣以禮謂之以貴治賤則可非為君之道不能事君以忠謂之以賤事貴則可非為臣之義觀後世視之如土芥畜之如犬馬然後知三代之君以禮使其臣也詩不云乎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以

禮使臣也觀後世視之如國人疾之如冦讎然後知
三代之臣以忠事其君矣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此以忠事君
楊曰鹿鳴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君使臣不以禮則臣雖
欲盡忠不可得也
侯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臣道也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知禮知忠則誠敬之

道立而仁矣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對曰以禮以忠君臣之道盡矣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爾以禮盡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明道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

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伊川解曰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色乃傷善也　又語録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唯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關雎則不然故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

范曰此言其聲之和也求之詩則琴瑟鐘鼓樂也寤

寤寐輾轉哀也樂者關之事哀者關之事淫者樂之過
傷者哀之深也發而不中節則不和不和則無以為
關雎矣
呂曰哀謂惻怛至誠而已如禮傳所謂無服之喪内
恕孔悲也
謝曰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孔子於此非特論關雎之義
因示天下以性情之正而淫傷非性情之正也樂而

不淫無惡於樂也哀而不傷無惡於哀也關雎之義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聖人有取焉能知禮樂正反之節而善養其性情者不過如此與樂而淫哀而傷非特相近而不同也惟深於道者可以默而識之矣游曰常情之哀樂皆出於私意故其樂必淫於已其哀必傷於人關雎之樂在於得淑女則異乎人之樂也故不淫其色其哀在於思賢才則異乎人之哀也故無傷善之心先王之用心憂樂以天下而已故太

姒所以宜為文王之配

楊曰樂得淑女而已故不淫哀窈窕思賢才而已故不傷

尹曰以詩考之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鐘鼓琹瑟樂也寤寐輾轉哀也然則樂不失於淫哀不失於傷其聲之和發而皆中節者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伊川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者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　又曰社本主字文誤也

范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君有問焉則宜對以義何取於木而又曰使民戰栗孔

子深非宰我戒以言之出不可不慎其以此故歟

吕曰使民戰栗者哀公之言也哀公為政將以刑威民故縁周人以栗之説而為解以傳會其意宰我知松柏栗皆所以宜木而非所取義不為之辨故孔子以三言責之盖哀公初有此意尚在可救不可使同成事遂事之比

謝曰各以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從古以然故宰我因哀公之問以三代所宜不同對之哀公不知其意

而曰使民戰栗失之矣宰我阿其意而不能辨之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言哀公此語非成事尚可說也非遂事尚可諫也非既往何不可咎也

楊曰已成不及改故不說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遂言專也遂事非已所當與故不諫既往而咎則責人無已矣皆君子不為也哀公問社而宰予以所宜木對哀公曰使民戰栗則失其旨矣由是而使民必有

非其道者然哀公之言非此三者之謂宰予所宜救正也而莫之救孔子是以言之以正宰予之失

侯曰社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為之故不一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而宰我以松柏栗為對哀公有意於刑威故曰使民戰栗宰我不能正言其事哀公之言未為成事遂事與夫既往孔子所以責其不說不諫不咎也

尹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宰我不

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伊川觧曰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范曰揚雄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大器則王者之事也夫惟器小是以有三歸反坫禮者理也臣無君之事而僭君之禮豈理也哉

謝曰楊子云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器小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歟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此說非是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受其賜其功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而專國政豈以天下

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曾不知有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裯衾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於管仲何誅焉盖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以語道矣

楊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匡天下其器不足稱也已正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以為儉以

三歸具官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而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是也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尹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伊川解曰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于樂

者孰能知之

范曰瞽矇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謝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然後和故曰從之純如也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也所謂無相奪倫者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

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樂之聲音盡於此而已

楊曰衆樂並作故翕如也無相奪倫從之純如也可覼其深故皦如也終始之緒不可亂故繹如也以成

夫魯太師魯之司樂者宜知樂矣而孔子告之者蓋周衰禮壞樂亡樂之不得其所久矣夫子自衛反魯正之至是始得其所焉故語之

侯曰五音六律具而為樂始作翕如合也從之純如

合而和也合而和則皦如明白無相奪倫故繹如而成也樂至此則盡美矣

尹曰樂始則翕然而盛其從也純然而和皦然而明及其成也繹然而不絶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范曰封人之於夫子見而知之其言如此亦可謂善

觀聖人矣夫子所以語封人者不傳也獨記封人之言而其才之高下可知亦可謂善論賢人矣

謝曰天下有道聖人達而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聖人窮而辭有枝葉此孔子所以鳴道於衰周之時也以木鐸振文教况之不亦宜乎封人之意以為斯文微夫子則後世其如折衷何顧以道未喪於天下也何必進而撫世哉如封人可謂知夫子矣故弟子特記之

楊曰斯文之興喪天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也何患於喪乎木鐸振文事故也

侯曰聖人不作處士橫議道之不明不行也天下疑其喪矣封人見孔子則知其道在是矣故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興斯文者在夫子也

尹曰木鐸施政教所振也以况夫子復何患於道喪

乎當是時也儀封人尚能識之而人君莫有用之者則時之不幸也可知已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伊川解曰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又語録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又曰武未盡善非是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爾　又曰說者以征

誅不及揖讓曰迹故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亂者

范曰韶與武其德不同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焉湯有慚德其自知明也武雖欲為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所知也

謝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故如此征誅之義固不如儀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美與盡善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

游曰王者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堯而為韶武以滅商而為武豈

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有慚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其事也猶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時周室幾再造矣其功顧不大哉至於致辟管叔於商豈其所欲乎武之未盡善其事類如此矣

楊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顔淵問為邦則告以樂韶舞則韶之盡美盡善可知矣武之武非聖人之所欲故未盡善也樂以象成故形於聲容者如此

又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横渠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非有心迹之異也

尹曰樂所以象德故有其德者則有其聲蓋不可以僞為故也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伊川觧曰居上以愛人為本主於寛厚禮主於敬喪主於哀不然則無本也何以觀乎

范曰居上則所治者大所御者衆故不可不寛寛者為上之本也為禮則敬臨喪則哀者理當然也聖人之言惟理而已矣

楊曰居上不寛則無以容衆為禮慢而不敬臨喪易而不戚皆失其本矣尚何足觀之哉

尹曰居上主於寛為禮主於敬臨喪主於哀不然則

無本矣何所觀乎

論語精義卷二上

論語精義卷二下

宋 朱子 撰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明道曰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又曰里仁之所止

伊川解曰居以親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為知

范曰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亦若里而已矣知仁之美擇而處之則是知矣故仁則知在其中矣身不處於仁而謂之知可乎故不仁未有能知者也

呂曰所居之里有仁人焉猶以為美擇術以自處而不居於仁則居仁之里者不如也

謝曰孟子因擇術之論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今當以此論為證

楊曰不能知仁而弗去焉得知

尹曰里居之間有仁者猶以為美處而不擇乎仁焉焉得為知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伊川曰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又曰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范曰久處樂而不淫久處約而不移惟仁者能之不仁之人樂則思驕約則思濫是以不可久處也夫不虐惸獨不畏高明居逸樂而自久處憂患而不困二者未有能獨行者也　又曰仁者人也故安仁知者知也故利仁有諸已而體之曰安知其善而為之曰利安仁者樂天者也利仁者畏天者也

吕曰仁者仁在已其仁乃吾分之所安知者仁猶在外其知為已利嚮慕勉強以行之

謝曰約對利達樂對憂愁利達窮約存乎事憂樂發乎情所性不存焉彼體仁而盡性者於此豈有二心哉約何與我事久處約可也樂何與我事長處樂可也然則不仁者盖未知我之為我矣我既喪矣則以物為我以物為我能無欣厭乎哉有所欣故不可以久處約有所厭故不可以長處樂　又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

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楊曰安土敦乎仁則無入而不自得未能敦乎仁盖有刻意厲行者其處約也未必盡濫其處樂也未必盡淫然而何可長也　又曰由仁而行安之也行仁利之也

侯曰不仁者久處約則不能安貧不能安貧則謟悉無所不至長處樂則驕僭驕僭則犯禮而亦無所不至皆亂之道也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唯仁能之　又曰安仁生而知之者也利仁學而知之者也

尹曰泰而不驕窮而不濫惟仁者能之　又曰知仁之為美擇而行之利其仁也心有其仁是利之者乃知者之事也若仁者則安於仁而已矣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伊川解曰得其公正也

范曰仁人之所好者必仁也所惡者必不仁也唯仁者能公天下之好惡書曰敬修其可願仁者所好也

㢈頑讒說仁者所惡也

謝曰仁者本無好惡人之心不因人之順已而好之好人之順理也不因人之逆已而惡之惡人之逆理也故唯仁者為能好惡人

游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好惡每失其實

者心有所繫而不能克己也惟仁者宅心於大中至正之地而無私焉故好惡非我遵王之道路而已知及之仁或未足以守之則不足以與此故言唯仁者為能

楊曰會物於一己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

尹曰仁之道公而已所以好惡皆當於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伊川解曰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范曰志於仁者心以仁為主以為君則愛人以為臣則盡忠以為父則慈以為子則孝無所往而不為善何惡之有

謝曰苟志於仁矣雖未能安仁然不可不謂之知仁也惟知仁故能通天下之志則於人何所惡也容衆而矜不能可矣世人見君子亦有惡於此論不能無疑也蓋亦未之思耳盡亦察惡己之惡與惡人之惡

不同斯知之矣使其惡人之惡如惡己之惡則謂之
無惡亦可也
楊曰茍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尹曰志於仁者何不善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

明道曰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又曰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則道日益明矣

伊川解曰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又曰終食間不違仁得善勿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又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又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　又曰

自下而達上惟造次顛沛必於是

范曰富貴君子之所當得也貧賤小人之所當得也為小人之所為而富且貴焉為君子之所為而貧且賤焉皆不以其道也君子正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者故非道而得富貴則不處為仁而得貧賤亦不去也

又曰君子為善不蘄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存乎仁則成仁之名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有諸内必形諸外故去仁則無所成名　又曰中庸

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仁不可造次顛沛違可違非仁也夫如是則可以謂之學矣

呂曰造次者苟且之時顛沛者急遽涉難之時也造次謂所之所舍苟且而已非常居顛沛者顛覆陷溺迫遽涉難可知矣

謝曰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樂富貴而悲貧賤者君子與小人同至於不處不去則小人與君子異樂富貴而悲貧賤欲也所性不存焉所欲不處所

惡不去不以富貴貧賤異其心惟仁者能之　又曰惟盡仁然後有仁之名君子者仁之成名也聖人特體仁之盡而得名之至故非體仁不足以盡人道去仁則實亡矣故曰惡乎成名　又曰君子於仁非有意於不違特身之所在仁斯從之如形之與影聲之於響也觀終日之間無敢飯無流歠則不違可知矣豈特如此至於造次非常處顛沛非所安猶且必於是蓋欲離於是亦不可得也

游曰富與貴非其道得之則君子不處以有義也君子宜富貴者也今至於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而不去者以有命也此皆為君子言之故主彌子瑕而得卿孔子不為也　又曰君子去仁則君非君子非子矣安所成其名　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言造次顛沛必依於仁雖終食之頃不違也如以飲食必有祭則僧家出生皆可以為不違仁矣此可驗其學不在已

楊曰君子而得富貴小人而得貧賤此以其道而得之者也得之不以其道則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故君子不處焉然富貴貧賤皆天也不以其道而得貧賤君子不去焉則以其道而得之者固將去之矣然則其去也可必乎曰君子之去貧賤亦去其得之之道而已得之之道去而猶不免焉天也君子何容心哉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去仁何以成名

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故無終食之閒違仁雖造次

顛沛亦必於是焉然所謂是者果安在哉曰仁而已矣世儒謂飲食必有祭爲無終食之間違仁此雖閭巷之人皆能之何俟君子乎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又何事也其爲説陋甚矣孔子告顔淵曰克已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知此則可與言仁矣夫如是則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可勉而至也

俟曰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之不

以其道則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其道雖禄以天下弗顧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矣　又曰仁不可離也在知不知爾若曰知也何必終食之間哉無間可違也

尹曰富貴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不以富貴而害仁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之所惡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不以貧賤而樂不仁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去仁則

不得名君子矣　又曰君子之於仁純亦不已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伊川解曰欲仁則仁斯至矣不係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嘗有之已未嘗見爾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横渠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

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又曰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其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夫思之甚也

范曰人莫不有仁其爲不仁者由不能審其好惡故也是以仁者常少豈其性然哉蓋不爲也非不能也好仁者是志於仁者也惡不仁者不以不仁加乎其身是亦爲仁矣夫有好必有惡然所惡必自外入而後

見焉好則仁在其心而已故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為美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不為仁者自盡而已故鮮有能一日用其力者也以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故聖人以為有之而未見也

呂曰尚讀如君子不欲多上人之上謂加陵之也好仁者天下無敵故曰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不能天下無敵故其效止可使不仁之不敢加陵其身而已用力於仁雖有差等皆有如是功效人莫

之敢抗豈患力不足哉

謝曰如好好色好仁者也如惡惡臭惡不仁者也好惡如此始可謂真好惡矣使其出於天資可不謂生而知之者乎使其出於學問可不謂行著習察之至乎故未見其人也好仁者不出於所欲而無所待於惡不仁也則其於不仁不待惡而不加諸其身矣故曰無以尚之惡不仁者愛身之人也愛身之人出於愧恥不仁惟恐其浼我也恐不仁之浼我則其於仁猶

待於擇固與好也者有間矣故止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志至焉氣次焉使其操此心以往則將天下之仁皆歸焉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此道甚易行聖人不敢以難待天下之人也故曰蓋有之矣然天下莫能行聖人不敢以易待天下之人也故曰我未之見也

楊曰好仁則天下歸仁焉其孰能尚之惡不仁則不仁者遠矣故不使加乎其身為仁由已我欲仁斯仁至矣何力不足之有然人嘗用力於此矣然後力有

足有不足世無用力者則有力不足無以見故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尹曰人能好仁則何以尚之苟能惡不仁不使不仁加其身是亦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未見用力於仁者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我欲仁斯仁至矣不仁者豈力所不足乎蓋不為耳孔子不欲謂無其人故曰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伊川解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范曰君子之過也以君子責小人之過也以小人責求備於君子而不大望小人此為仁之道也故責君子以厚責小人以薄君子可上而責之薄則為不恭小人可下而責之厚則為不恕非為仁之道也

呂曰仁道之大貴於類族辨物以通天下之志如不分其黨持一法以平物則物必有窮仁術狹矣君子

有君子之過小人有小人之過過各於其黨以觀其過則物物得其所而仁術弘矣惟弘所以為仁故因觀過然後知仁之所以然功者人之所勉過者非人之所欲為故求其誠心視功不若視過也

謝曰仁之道不易知聖人于此語以知仁之方黨偏蔽也君子小人之注心處也君子注心於義小人注心於利自其過中皆可謂之過既曰過安可謂之仁然於此特可以見仁矣　又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

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人雖可以為不善然善者依舊在如覩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自在

楊曰記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所謂仁有三或安之或利之或強之此之謂異情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同功與仁同功則功一而已故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各

於其黨觀之則情異者見焉則所謂三仁者從可知矣

尹曰君子失於厚小人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各於其類觀之仁不仁可知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明道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知道者豈以夕死為可乎

伊川解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又語録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又曰茍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别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肯為

其它未必然至若執卷者莫不知説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説得不實見得及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别昔曾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如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

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
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又曰老喜學者
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
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乎
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范曰君子之學惟患乎不聞道也朝聞道則夕死可
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君子之欲聞之也必自慎獨
始舍是而曰道未之或知也

呂曰聞道而死死而不亡

謝曰死生命也何可不可之有然不聞道則以死生為在我聞道則以死生為在道與其不聞道而生孰若聞道而死

楊曰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言已矣則人之為人至是無餘事也故苟聞道而得正焉雖夕死可矣斯言於曾子見之

尹曰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寧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伊川解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范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夫子於門人獨稱子路能之若子貢猶不免於外重而內輕也

謝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取也恥惡衣惡食未可以言大過獨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直

不相似耳

楊曰恥惡衣惡食此務養小體者耳烏足與議道苟志於道而養其大者則雖簞食瓢飲衣敝緼袍捉衿而肘見樂亦在其中矣何恥之有

尹曰役於外者未足與議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伊川解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又曰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直是不

入

范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心而已無適故無所就無莫故無所去惟是之從故不患無當於天下凡爲善者皆其類也

呂曰適主也莫無所主君子之於天下無所主亦無所不主所與親者惟義而已

謝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茍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

住而能應變卒得罪於聖人者此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楊曰君子無適莫由天下之正路而已小人由徑路則有適莫矣尚義之與比哉

尹曰君子之於天下惟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伊川解曰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

存於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又語錄曰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橫渠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謝曰德與土刑與惠皆上所以得民心之道也懷德懷土懷刑懷惠此覘其上之心不同也樂善故懷德惡不善故懷刑懷安故懷土務苟得故懷惠君子小

人所向於此分矣學者不可不察也

楊曰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爲體小人則惟利之從矣

尹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伊川解曰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葢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范曰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此利之大也放於利而行此利之小者也君子唯欲利於人小人惟欲利於己利人不利己者人亦利之利己不利人者人亦不利之故君子常多助小人常多怨是以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君子惟利天下乃所以自利也

謝曰此一節非教人以遠利之道蓋教人以遠怨之道也怨之道惟女子與小人則有之至於君子搢君

䙝之外則無怨也其所以待小人者或惡怒之或誅絶之則可無所怨也或待之以妄人或談笑而道之則可無所怨也然則有怨心者果何小哉聖人於此特矜之故教之以起怨之端出於放於利而行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皆教之以遠怨之道也

楊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放於利而行能不求乎哉故多怨

尹曰心存於利取怨之道也盖利於己必害於人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伊川觧曰禮者為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讓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為國也

范曰讓者不爭之道也為國以禮讓則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敬何難治之有不能以禮讓則無以先民故如禮何為國而無禮未有能立者也

謝曰在畎畝之中事之可以與民共由者以其成已

成物無二道也能成己必能成物不能成物其不能成己可知矣言能以禮讓治身推此以往則為國可知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一身之禮可知矣故曰如禮何

楊曰禮讓謂以禮而讓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民至於不爭則於為國乎何有虞芮質厥成讓之道行故也不以禮而讓則謟瀆而民不敬民不敬則禮從而廢焉尚如禮何哉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為是

故也

尹曰禮者為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伊川解曰君子求其在已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已知也

范曰位者所處而行道也人之所患惟不能有立有立則不患無位以行之知之在外為可知在內君子

所患內不足也修其在內者求可知之道也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未有身立而無位行修而不知者也

謝曰有才而位不稱不害其為有實有位而才不稱適足以招羞又況於雖得之必失之者乎故君子患所以立而不患無位也名不難得也有實者必畏名不易得也無實者必喜然而畏名者無逃名之理喜名者無得名之理故君子求為可知不患莫已知也

雖然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矣才愈大而世愈難用宜其無位也道愈高而世愈難知宜其莫我知也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至於此不惟求位實不患乎無位不惟求可知實不患乎莫已知也

楊曰有所立則位之儻來寄也何足患哉患所以立而已苟有可知之實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又何患焉求為可知而已

尹曰君子求其在已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又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

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一本作以己及物謂之仁推己及物謂之恕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忠恕也一作忠恕一貫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伊川解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本此下云知性則知天矣知天一貫則道矣

又語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又曰聖人之教人各因其才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會子曰唯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告門人猶夫子之告曾子也忠恕違道不遠斯下學上達之義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同世儒以為夫子之道髙遠而曾子未足以見之所見者止於忠信而已則是堯舜之道孟子知之亦有所不盡而止於孝弟也夫豈知其旨哉　又曰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可以一貫之乎若使它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也中庸又言忠恕違道不遠蓋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　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已為忠如心為恕是乃所以為一也言仁義亦

可也　或問忠恕可以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　又曰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恕甚難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又曰忠恕可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曰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范曰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不待問而語之以道曾子唯而已亦弗疑矣故無問辨一以貫之者無二也忠則無不誠也恕則無不如己之心也在己如在人曰忠恕於人如在己曰恕堯舜三王之治天下惟忠恕而已矣

呂曰本末貫徹而不可不然者忠恕而已忠則待天下以誠恕則與天下共利道之所以行於天下者非此不可

謝曰夫子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無所成名仁者見之知其無不愛也智者見之知其無不知也雖乗田委吏之賤會計當牛羊茁壯長非特克勤小物抑亦見聖人多才多藝蓋其道出於生而知之亦能敏以求之之也羣弟子既不能徧觀而博識雖竭其聰明才力僅得其一體有志於學將以此入道不亦難乎宜其聖人語一以貫之之理與參與賜也蓋曾子之學其本出於守約夫子之意謂惟斯人可以語此故曾子

間之不復致疑於其間何以見曾子得之而不疑於忠恕之論可見也忠恕之論不難以訓詁解特恐學者愈不識也且當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

或問曰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謝子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曰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擴充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

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又問忠恕之别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

游曰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非一此至人所以無已也豈參彼已所能預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已恕所以盡物則欲求入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

子不自誣今曰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於是耶盖門人智不足以及此而強告之適足以滋其惑使門人誠於忠恕則於一道亦何遠之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語之而不惰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則其師資之際朝夕相與言而黙契於道者宜不少矣而論語所

載止於問為仁問為邦而已則其所不載者皆二三子所不得聞也由此觀之則仲尼曾子所以授受者門人所不得聞而所以告門人者不過忠恕而已此曾子所以為善學而善教者也

楊曰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則默而識之矣子出門人問蓋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由是而求之

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或問侯子忠恕之義侯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忠恕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之人子思之忠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其地位至此則說出如此話仲尼與天地造化合故別曰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恕也何以言恕字不同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纎高下長短各得其所欲可謂恕矣聖人這箇道理直是坦易明白後人只管去求玄求妙愈高愈遠曰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如何侯子曰此是子思地位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曰曾子

言忠恕而子思只發明恕字何也侯子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有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與曰然

尹曰道無二也一以貫之天地萬物之理畢矣曾子於聖人之門造道最深夫子不待問而告曾子聞之亦弗疑也故唯而已其答門人則曰忠恕者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然則忠恕果可以一貫乎忠恕違

道不遠者也若夫子貢以夫子多學而識之為然始謂之曰吾一以貫之則二子之學淺深可見也　又曰忠恕一事也主於内為忠見於外為恕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伊川觧曰君子之於義小人之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范曰君子存心於義小人存心於利義者宜也事得其宜則利在其中矣故君子惟曰義不曰利小人惟

曰利而不顧其宜與不宜也君子之所見者大小人之所見者小故君子義足以兼利小人專利而忘義也

呂曰喻者聞見而心解通達者也

謝曰以天下為心者雖有不善亦義心也求濟一身之欲者雖有善亦利心也盖其平日處心積慮如此然喻於義則大喻於利則小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

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乎盖其所喻者義而巳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尹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

伊川觧曰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盖莫不在巳

謝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易審於知人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審於我何加

馬故必當思齊而内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内自省亦可謂能近思矣

楊曰見賢思齊焉則知所以道問學矣見不賢而内自省則知所以琢磨自修矣夫如是乃可以進德

尹曰見賢思齊之見不賢而自省之自修之道如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范曰幾諫者見微而諫也諫之於微不待于著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恱則復諫也古之忠臣孝子將

處君父於無過則必諫其漸至於有大過而諍盖不得已也曾子曰微諫不倦勞而不怨與此一也

吕曰見幾而諫不至於犯如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之謂

謝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養口體易以養志難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以愛孝而養志之謂幾諫諫於其微也則志不拂而易從之又敬不違此非從父之令盖必非得罪於鄉黨州閭者也

勞而不怨竭其力而無以有已之謂

楊曰先意承志喻父母以道所謂幾諫也幾而諫則父母之過未形焉見志不從不敬而違之則必至於責善而相夷矣故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若親之過大蓋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者雖欲不違其可得乎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侯曰事君有顯諫者有幾諫者然而温柔忠厚者其說多行訐直强勁者其說多忤事君猶是况事父乎

子之諫父當先意承志諫於幾微之先則事濟說行不傷父子之仁至於事形而諫雖號泣而隨之亦末矣易蠱之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雖无大咎非善事親者也幾諫之時若父母之志未從則加誠加敬以感格之故烝烝乂不格姦舜之所以為功也所謂又敬不違者加誠敬而不違幾諫之初心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范曰夫子之教人其於出入起居莫不有法焉所言

者常道也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能行而聖人亦無以加焉本於人心故也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也

謝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念不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為心非孝子也

侯曰夫為人子者昏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孝子之心哉

尹曰見幾而諫又敬而順無犯無隱者也勞而不怨遊必有方皆孝子之事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范曰此夫子之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而記之故又見於此

楊曰一跬步不敢忘父母况敢為無方之遊乎若此類皆於父之道故又記三年無改以見其義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謝曰孝子之事親雖於衣服飲食寢處一日之間猶在視其早晏寒煖之節而况於年乎則視年而為供

養之齊量者不可不知也於此因以察其氣之強弱焉使其年已老而氣則彊安得不喜使其年未老而氣先衰安得不懼

楊曰人子愛日之義也

侯曰喜其壽而懼其衰人子之心也

尹曰知親之年喜其壽懼其衰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

行之難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也

謝曰此非言顧行之意善言不出必為善行惡言不出必為惡行盖積於中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掩言之不出躬必逮矣

楊曰言出而行不掩焉宜學者之所恥也

侯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恥也

尹曰行不遠言為可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范曰奢則過禮儉則不及於禮唯奢儉則然故約近於禮之本以約失之也鮮則是以奢失之者多矣

謝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故無外馳之意此雖未必中道然於道不遠也

楊曰約言為之節出入不踰大閑則其失鮮矣

侯曰約近於禮故失之鮮　又曰不必只儉約凡事

皆要約之以禮然又要得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范曰訥與辯皆人性固所有也惟自修者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之而不能言君子所貴也言之而不能行君子所賤也

謝曰禮主於減養德者常以進為文樂主於盈養德者常以反為文考於性情亦可謂在道不在物矣故言易故言欲訥力行難故行欲敏果能從事於斯心

亦可謂之不放矣

楊曰言欲訥惡其以口給取憎也行欲敏敏則有功也

侯曰忠信從義求仁之方也

尹曰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志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伊川解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又語錄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又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與此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自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又曰一德立則百善從之又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范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為

善者各以其類聚故君子務學則有朋自遠方來充其道至於塞乎天地其可謂不孤矣

謝曰敬義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能成已又能成物成已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之德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鄰有親之謂

楊曰易知而有親則不孤而有鄰矣

尹曰事物莫不各以其類應故德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伊川解曰數煩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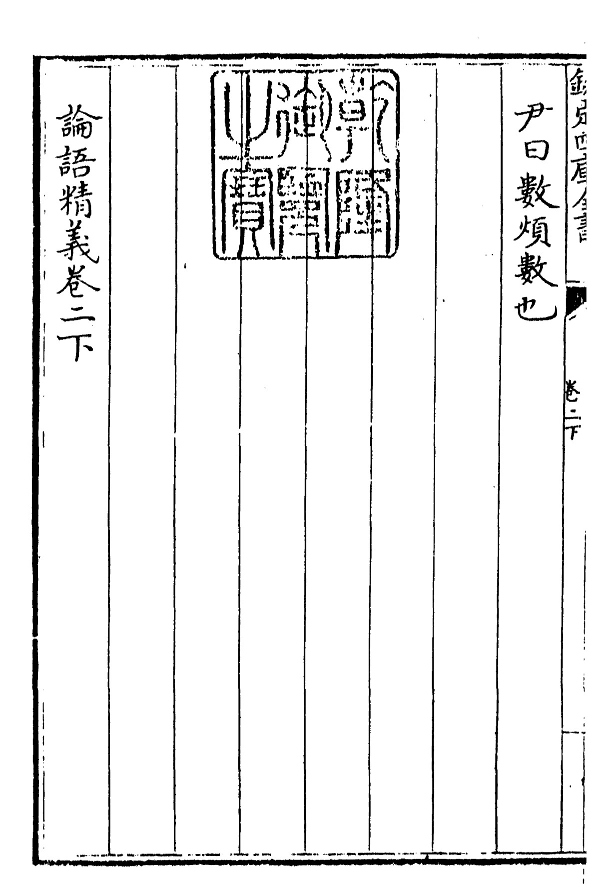
范曰數者煩促以求合也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難進而易退則不辱矣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則不疏矣君臣朋友皆以義相與故其事同也

呂曰數亟也事是君而不忠又改事一君至於數則君不信所以取辱朋友亦然至於數亦不信所以取疏也

謝曰君子之處世接物豈特直情徑行而已而况君

臣朋友之際乎故事君者必量而後入全交者不盡人之歡蓋恐其數也諫行言聽無不可也而期於功之必成事君數也此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忠告善道無不可也而惟予與汝以求助朋友數也此不幾於賁灌之所為乎兩者其理則一也故相制也必取辱相逼也必取疏

楊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而善道之宜皆不可則止也苟至於數斯辱疏矣



尹曰數煩數也

論語精義卷二下